

众生·人民路

周日不休息

张曙峰 文

周日,适逢小雪节气,一早天色阴沉,冷风飕飕,气温明显下降。开车去无锡图书馆,参加首届无锡摄影新人新作展暨作品集首发式。这是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,旨在推动艺术人才培养,拓展文化服务内容。一大批年轻摄影师在名师指导下,脱颖而出,作品兼顾艺术性与时代意涵。一位老领导感叹说:“看他们年轻的模样,真好!”文旅活动,为方便大众参与和扩大活动影响,常常安排在节假日。牺牲休息时间,早已习以为常。站在风里,往往风度与温度,难以两全。

公务结束,立马回家接娃去吉品画苑买画材。学校准备装饰校园内的窨井盖,爱好绘画的丫头主动报名,材料需要自备。没想到建业路整修,无法通行,还得外面绕圈找到店家,丙烯颜料、画笔、画板……一样不能少。吉品开店已有二十余年,老板娘已然中年,店里来过的学生一茬又一茬,很多人都已毕业工作。老板娘说:“岁月快得难以想象。”

带娃直奔父母家,父母亲盼望已久。一家三代人共进午餐,是冬季最温暖的场景。吃啥并不重要,关键是相伴在一起。小狗京京摇头摆尾,人前脚后地跟随,多了几分快乐!

吃好午饭,父母亲装了满满两袋的青菜、萝卜和大蒜,自己劳动所得,吃着放心和欢喜,一起回太湖新城。细雨绵绵中,于一点前,准时把丫头送到机器人课教室。

马不停蹄地奔波,直接去硕放。亲家手术开刀后在家休养,父母要去看望。想着路途遥远,坐公交实在漫长,也舍不得父母折腾,还是自己开车陪同吧。父亲与我,都有午休的习惯。让父亲在车上打盹,我只能舍弃。

从城西奔向城东,抵达无锡与苏州接壤的地方,有车还不算太远。昔日的农村,完全变了模样。农田盖起来厂房,农房换成了高楼。大部分人放下了锄头和镰刀,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。亲家相见,少不了问候。老一辈人简单而温和的感情,更显得无华与珍贵。

拆迁建设,给人们生活带来显而易见的变化。高高在上的楼宇生活,不仅是环境的改变,也有心理与习惯的调整,多少有个适应的过程。侄子的房子装修得初见成效,处处展露着年轻人的想法。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最直接体现的就是住房!民以食为天,又以住为重!

寒暄问候,依依告别。母亲和亲家母说:“我们健康,子女才安心。”一句语重心长,却是最直白的大实话。幸福快乐,离不开亲人安康。

沿着机场高架一路返回,蔚来纯电车的科技含量得以展现。自动驾驶缓解了手脚的紧张。智能化释放了自在,张口一喊,邓丽君的歌声便温柔着整个车厢。父亲一向喜欢邓丽君的歌曲,说每一首都很好听。小时候,时常看父亲拉拉二胡,吹吹竹笛,那也算是贫苦单调的年代,一缕略显高雅的清风。

特意去趟家乐福超市,帮父母亲买了几袋大米和牛奶,顺便订购个电热水器。生活离不开油盐酱醋茶,赶着我开车,省得父母搬。

就算我善于开快车,终究抵不上时间的步伐,一晃暮色降临,华灯初上。车内外的温差,清醒地告诉人们冬季的寒意,料峭逼人。傍晚的马路,更显得车多拥挤。再心急,也只能按捺住性子,好在与父母同行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送父母到家,马上掉头回来,再一次从城北往城南。紧赶慢赶,终于在丫头五点半下课,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少年宫门口,夜色中接娃回家。早上出门,汽车电量270公里;此时,只剩20公里,赶紧插上充电。汽车与人,都需要休息,补充能量。东南西北中,一天跑个遍,要是没有车,怎么能想象?

换了辆车,送夫人到万象城;又去湖边,九十年代的老同事碰头,五位已经退休,却还惦念着曾经并肩同行的岁月。即便清茶一杯,依然芬芳,总有欢笑。时间都去哪了?不知不觉,人到中年,忙不完的事情。于公于私,都有着沉甸甸的责任,各自都奔忙在人生的轨道上。

情趣·健康桥

寻找西施村

陈国华 文

这些年我专注研究范蠡。在“中国运河第一撬”研讨会上,听徐道清先生讲,范蠡在漕湖滩营造了“西施庄”后,得到了吴王夫差的高度赞赏。为了表彰范蠡建“西施庄”和送美女的功绩,夫差特地将“西施庄”附近及以西的一片土地赏给了范蠡,人们称此地为“蠡地”。

最近我在高德地图的无锡以东地区仔细搜索和查看,希望能找到“蠡地”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。找着找着我突然发现在锡山区锡东大道与228省道交会点附近有个“西施村”,我怕年龄大眼睛出差错,特地戴上老花眼镜再看,“西施村”三个字赫然在地图上,我既惊讶又十分好奇,惊讶的是作为一个“老无锡”,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无锡有个“西施村”,好奇的是这个“西施村”是否会有西施的故事?它与范蠡是否会有什么关系?我决定要去看个究竟。

双休日的下午,由儿子开车,我俩从金城路高架向东行驶,后左拐上锡东大道北行,再右拐上228省道,行驶约2公里后左拐下省道,沿一条小马路向北行驶约2公里,导航提示已到“西施村”。我下车后举目四望,只见附近都是庄稼田,并没有村庄,最近处向东约500米有几间联排的平房。我让儿子留在车内,独自一人沿着田埂高一脚,低一脚地向平房走去。将到平房时,但见平房前有一条小路,向北通往一个建筑工地,向南约500米处有几间楼房。平房的门都关着,只有靠边的一间开着,看样子是个卖杂货的小店,小店门前的菜地里一位老阿姨正在拔大蒜。我走上前去用无锡话说:老阿姨!我问个信,附近有“西施村”吗?老阿姨停下手中的活,抬起头来对

我说:没有!我们这里没有“西施村”。我说:怎么会没有呢?地图上有啊!说完,我打开手机给她看,她看了我的手机后说:地图上倒确实有“西施村”,可是我们这里只有西联村,而且前几年因为要造厂已基本拆掉了,现在还留五六户人家。

正说着,小路南边驶来了一辆电动车,老阿姨一面与坐在车上的老同志打招呼,一面对我说:可以去问问他,我赶忙走上前说:老同志!这里有“西施村”吗?老同志停了车并取下头盔后对我说:这里只有南施村,也基本拆掉了,还留下十几户人家,我就住在那里,说着用手朝南指了指。我说:没有“西施村”,只有拆剩下来的少部分西联村和南施村,会不会把留下的两小部分村庄合在一起叫“西施村”啊?老同志说:这倒完全有可能,把两个村名的一头一尾合在一起叫“西施村”。说完话他驾车离开时又特别强调了一句:这附近以前肯定没有“西施村”。我说:老同志,谢谢你!

我告别了老阿姨往回走,心里想这事太蹊跷了。上车后儿子问我找到“西施村”了吗?我说:算找到了,不知是谁的主意,也不知道是怎样上的高德地图,这里的“西施村”是拆剩的西联村和南施村一头一尾合起来的名字。儿子听后说:哦,原来是这样!

我们沿原路返回,小车一来一回共行驶了约50公里,我觉得还是挺值的,因为我弄清楚了锡山区的“西施村”与西施庄没有历史联系,也与西施和范蠡没有任何关系。“西施村”的得名,说明美女西施的姓名效应还在起作用,令人感到欣慰。

悠游·十八湾

寄畅园的景色

李晨曦 文

我去过很多地方,见过黄山的奇峰怪石,也看过九寨沟五彩斑斓的水,这些经历使我时常忽略了家乡无锡的美景。无锡也是一座有着亮丽风景的城市,其中的寄畅园,就是江南四大名园之一。大学课堂里老师曾经讲到过江南四大名园,我在课上很自豪地抢着说出了寄畅园,可是我认真地去欣赏寄畅园还是在上完大学之后。

我可能在小时候就来过寄畅园,因此我在上完大学之后又一次游览寄畅园的时候,有一些熟悉感,但又觉得陌生,因为这些景色在之前并没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走入八音涧之后,我顿时感到了一种神秘感,因为八音涧里的路是曲折的,一眼望不到底,只有两旁的流水跟着我一道往前走。我仔细地听着两边的流水声,想听出八音涧里的八个音,那清脆的流水声流入我的心里,让我的内心顿时安宁了下来。水声仿佛无处不在,而且它随着我前进的脚步出现了细微的变化,音调时而变高时而变低。不过如果你只很随意地在这里面走,恐怕是听不出来的,八音涧的流水声如同高雅的音乐,需要静心细听才能听得明白。在这里,城市的喧嚣能被暂时忘却。走出了八音涧,我顿时感到了来到了

另一个世界。如果刚才在八音涧里是声的世界,那这里便是光与影的世界。刚才被八音涧的石壁隔开的光线现在全部出现了。我走上了小桥,看到眼前的水面如同碧玉,不染纤尘。天上的光亮照了下来,这里真可以叫做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。一棵参天大树立在园中央,气势恢宏。人在这儿,仿佛立在一幅画之中,自己也仿佛成了画中的人物,远离了世俗。若得了一壶好酒,醉在此处,一定会有飘然而羽化成仙之感。

走在亭廊之上,处处都能感到有光透了出来照向自己。这光却也不显得突兀,而是刚刚好,这必是设计这园林之人做了极为精巧的设计。

到了秋季,寄畅园便染上了不同于春夏的颜色。如果说之前的寄畅园是碧色满园,那么秋天的寄畅园便是充满了不同的色彩。许多原来长满了绿叶的树木现在已经染上了黄色或是红色。这个时候的寄畅园的色彩便显得更有层次感起来,有些树的颜色已经全黄了,有些树的颜色虽然已经开始发黄,却还保留了不少绿色。红色、黄色和绿色一层一层地出现在人们眼前,整个寄畅园看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

寄畅园虽然不大,但十分小巧玲珑,惹人喜爱。



老与小

插图 胡文伟